

悲情李陵

他是大汉名将，治军有方，威震边陲。
他又是匈奴王爷，备受单于信赖，位高权重。

BEIQUINGLILING 梁成堂 王小玲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悲情季

梁成堂 王小玲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悲情李陵 / 梁成堂, 王小玲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68-0075-2

I. ①悲… II. ①梁… ②王…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7433号

书 名: 悲情李陵

作 者: 梁成堂 王小玲

责任编辑: 余琰 董宏强

装帧设计: 石璞

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10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75-2

定 价: 55.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引子	001
卫律看着李陵远去的背影,冷笑了一声.....	004
呼吸着花城湖特有的空气,李陵想起了爷爷李广.....	007
听令:即刻在九曲峡谷的出口处布好弩阵!	010
“请公主下令停止清城,我李陵有话要说!”	012
冀虞照着李陵的脸上狠狠啐了一口:“你这可耻的叛贼!”	015
黎旭,你确实应该为匈奴肝脑涂地!你死定了!	023
蓝珠粉红色的裙裾在微风中欢快地飘动着.....	026
狼头金牌/婚礼用匈奴习俗还是汉朝习俗?	032
卫律打量着蓝珠,心里觉得有点堵!	042
李陵纵马向前,高高举起了皮鞭.....	049
清晨,李陵到匈奴后第一次主动来找蓝珠.....	057
蓝珠的心里软酥酥的.....	060
听蓝珠念诵,李陵不禁珠泪滚滚.....	063
李陵吩咐:“准备一间干净的女客房!”	066
花城湖中军行辕,十六位穿红着绿的少女个个花容月貌。	071
这就是花城湖的神泉!	079
金匾上这“誉满边关”四个大字,是皇上亲笔题写的!	081
婉心觉得心里柔得仿佛化成了一汪水.....	085
这套酒泉郡夜光杯茶具,是汉使苏武带来的礼品。	088
帐房华丽无比又高雅典洁,在匈奴是很少见到的!	093
蓝珠和李陵的婚礼在二十四王廷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	096
“太子,你要视丁零王、右校王如父、如兄、如弟!”	106
黎旭心里想不通——你李陵不也是投降匈奴的汉人吗?	111
“我和蓝珠对丹青玛的安排,确实与苏武有关。”	114
“少卿兄驻守花城湖真是杰人和灵地的最佳结合!”	117



娥媚满腹苦楚,琴音自然是哀怨凄婉的.....	122
娥媚终于脱籍获得了自由!	127
狐鹿姑与太子妃绿月有一个女儿,名叫东歌。	131
“蓝珠和李陵的婚事也太委屈太子了! 太子得保重啊!”	133
篝火宴会上,李陵猛地抽出了匕首.....	137
隆重而喜庆的婚礼上,李陵喝醉了。	144
“就让丹青玛以郡主的身分嫁给苏武!”	150
李陵和苏武终于见面了,两人都感慨万千。	154
杰木忽想到父亲张骞,眼里充满了泪水。	158
李陵觉得经受了丧家失国之痛的心第一次有了颤动.....	160
单于脸色一变:“黎旭,你可知罪?”	165
黎旭没有想到李陵会亲自来讨要桑吉玛.....	171
“我的根系是在汉朝,但已经被斩断了呀!”	175
黎旭急了,绕过李陵拦在车轳轳前:“不能走!”	179
李陵“唰”地拔出随身佩剑,剑尖直指黎旭的咽喉。	184
“父汗如非要杀了右校王,蓝珠我就要血染王廷!”	190
有关李陵的传说霎时全都从东歌的记忆深处浮现了.....	198
她的柔婉与含蓄让李陵的心不由自主动了一下.....	204
让所有人心潮澎湃的盛会终于正式拉开了帷幕。	208
东歌心如撞鹿,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浸透了她的身心.....	213
她突然有种想跳进去与这满湖荷花融为一体的念头!	222
画卷上,一个男子正弯弓搭箭,纵马狂奔。	226
他的全身流淌着一种让东歌着迷的灿烂和神秘.....	230
两个射雕手张弓搭箭瞄准了李陵.....	234
东歌说:“我不愿意远嫁这些遥远的国家!”	239
“我爱你! 在我们匈奴,姑侄同侍一夫很常见!”	242
“我梦见将军在花城湖尽情纵马!”娥媚眼里亮晶晶的。	250
“如果攻不下酒泉郡,我就提人头来见单于!”	254
李陵想到了娥媚——那个乖巧美丽的酒泉郡女子!	258
娥笔薄猛地一头撞在了李陵碑上.....	260
“娥媚姑娘是王爷你的亲人,也就是我蓝珠的亲人!”	267

“这娥媚来投奔右校王,也算是英雄美女,天造地合!”	273
“王爷,娥媚到匈奴来就是为了你呀!”	278
格蜜佳脸色煞白:“你,你,你真的要迎娶这个妖女?”	284
让她就这么放弃心仪已久的李陵,她娥媚不甘心!	291
娥媚觉得确实得另走一条路了.....	293
“我狐鹿姑如果有负娥媚,甘愿遭受天打雷轰!”	298
“东歌,这不正说明他的心里是爱你的?”	302
“哈!看来丁零王是找到右校王李陵的软肋了!”	305
看你李陵怎么处理这棘手的问题!	309
“右校王!本汗想让你率领三万精锐骑兵伏击汉军!”	313
“恳请父汗让蓝珠和右校王一起参加与汉朝的大会战!”	319
李广利投降匈奴使汉军精神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324
李陵的军队一直不紧不慢地尾追着汉朝军队.....	330
商丘成颤声说:“看来,李陵这个叛贼打算进攻了!”	334
“请公主在行令之前先杀了我李陵吧!”	336
李陵被囚/老单于病危/王廷暗波涌起.....	340
卫律意识到:要想稳定匈奴政局,李陵是必不可少的!	343
历尽苦难,就是为了这个匈奴的新单于狐鹿姑?	346
狐鹿姑单于打算把长公主东歌嫁给贰师王李广利。	350
她从洞房花烛夜起就拒绝李广利靠近。	353
一场可怕的灾难突然悄悄降临匈奴草原.....	357
侧夫人格蜜佳和贰师王等已被拘押。	361
“国仇家恨哪一样都能激起我李陵杀你之心!”	369
“如果我李陵再有负于东歌,情愿受天打雷劈!”	378
汉朝使团来到匈奴王廷要迎请李陵归汉。	383
娥媚默叹一声:心里翻江倒海的岂止蓝珠、东歌呀!	390
想到李陵,一种无法言说的隐忧渐渐袭上狐鹿姑的心头。	393
“父王!你真的要撇下我和娘回汉朝去吗?”	397
尾声	400

引子

仲秋，居延还感受不到肃杀的秋气。中午的阳光照在身上，依然火辣辣的。李陵从酒泉郡花城湖驻地出发，行军数十日来到了居延海。

居延海的水很丰厚，很充盈，碧蓝碧蓝的，好像是沙漠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睛。李陵考虑到士卒远途跋涉上千里，又被这大漠深处的居延海所吸引，就在居延海驻军休整了两天。

军士们洗去了所有的尘埃之后，李陵率领五千步卒，继续前行。

大军来到殄北城外三十里时，前锋传令兵早已前去通报了殄北城侯官冀虞。居延都尉府下设五个侯官城，殄北城是其中之一。殄北地处汉匈接壤之处，是汉朝设在最接近匈奴地界的一个边防城堡，远离中原，距最近的酒泉郡都有千里之遥。

殄北城是汉朝给前方与匈奴作战的汉军提供补给的中转站，所有从汉地运来的粮草、衣物、箭矢等军需物资都是从殄北源源不断地分运输送到前线，可以说，殄北是汉朝为与漠北匈奴作战的汉军输送能量和血液的中枢神经上最重要的一环。

这几年，汉匈和睦相处，相互贸易，各不相扰。弱水河绕着殄北城缓缓流过。作为边城的殄北城，军民生活安定，从南方来的军士把结网捕鱼的技术也带到了殄北，捕鱼狩猎也成了殄北军士百姓除过耕种的重要生活内容。弱水河边到处都有张网的百姓，捕获后的笑声充斥着弱水河两岸。除轮流值哨的士卒还让人想到它是一座军事要塞之外，其他各方面更像是一座百姓安定和平生活的城镇。

但是这一切从去年开始被改变了。

去年，苏武出使匈奴，本想使汉匈长期和平友好相处，却由于苏武的副使张胜愚昧无知，又急功近利，与先在匈奴的虞常私自谋划，想要杀死汉帝常常恨怒不已如今已经投降匈奴的卫律，并劫持伊秩邪单于的妻子——现在且鞮侯单于的生母大阏氏——归汉，事情败露后，汉朝的使者被匈奴全部扣押，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又一次恶化，两国重新兵戎相见，和平外交的美好愿望被轻易破坏，殄北的气氛也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冀虞在一个月前接到居延都尉府的官牒公文，就着手准备迎接李陵之军的事项。这次的战事，是汉帝在苏武被扣押之后发动的第一次攻打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军队由汉帝所器重信任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任总指挥，李陵所率领的五千人马是攻伐匈奴之军的前锋部队。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小小的侯官冀虞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积极筹备，精心安排，要以百倍的热忱和真挚迎接这位虽然年轻但已声名远播的名将李广之孙——骑都尉李陵。

冀虞亲率一百士卒，在十里外设置行帐，静候李陵之军。

“报！骑都尉的先遣部队已到帐前！”亲兵进帐报告

“哦。”冀虞赶紧起身，整理了一下盔甲，快步走出行帐。

帐外已齐刷刷地列队站着一百人的先遣队，一百士卒个个昂首挺胸，挂弓背箭，精神饱满，没有一丝鞍马劳顿的疲乏之气。他在心里不禁叫了声“好”，今天总算亲身感受到了李陵的治军能力，他连忙抱拳上前说：“弟兄们辛苦了！”

“侯官辛苦！”一百士卒齐吼，声如雷动。

“安排弟兄们休整，我前去迎接两位都尉！”冀虞吩咐一声，翻身上马，带十名亲兵打马向前飞奔而去。远远看见李陵的军旗在漠风中猎猎摇摆，飘忽不定，他双腿一夹马肚，快马加鞭，很快来到李陵的面前，翻身下马，单膝跪地，说：“侯官冀虞拜见骑都尉李大人！”

“侯官快请起！盔甲着身，不必如此多礼！”李陵连忙示意士兵扶冀虞起身上马。

李陵一身皂色衣裤。俗话说，女俏一身孝，男俏一身皂，这一身皂衣皂裤皂靴，配上长及膝盖的银白色铠甲，使得李陵更加英姿勃发，风流倜傥。如果不是一双剑目中透出的英武，真让人怀疑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什么威震边陲的骑都尉李陵，而是一个英俊儒雅的读书之人。银白色头盔罩着的脸庞由于长年征战而略显黝黑，更给李陵添了一份男子汉的刚毅。

他的身边是副将韩延年和陈步乐。

“李将军果然是少年英俊，年轻有为呀！”冀虞与李陵并排骑马缓行，笑着对李陵说。

“侯官过奖了！李陵这次征战匈奴，还得多多劳驾侯官。”李陵和气地笑着。

“请骑都尉放心，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妥当。粮草已先行运到殄北，箭矢也已备好，运送车辆也已检修完毕，只等大军出战。”

李陵最关心的是增援军队，本来等冀虞继续说下去，见他就此打住，只好问：



“计划后援的五千士卒到位了吗？”

“禀李将军，五千士卒已经在殄北城驻扎待命！”

李陵沉吟了一声“哦”，就不再说话。

冀虞感到十分奇怪，官府文牒上明令居延都尉路博德随李陵一同出征，可是队伍中竟然不见他的身影。

路博德不在军中，实是另有隐情。

汉帝任命贰师将军李广利为大将军征讨匈奴，李陵被派“为贰师将辎重”，也就是保护李广利主力部队的后勤补给线。但是抱负远大、年轻气盛的李陵不甘心，对汉武帝亲奏要率军独当一面，到兰干山南分散单于主力，不愿专供贰师之军。汉武帝不放心，怕他人马太少，李陵振振有词：“主上，我所辖统的五千弓兵个个奇勇无比，射箭百发百中，英勇善战，虽少而精。请陛下放心！臣有五千步卒弓兵足矣，我要以少击众，踏平单于王廷。”

汉武帝听李陵有如此雄心胆魄，感到十分欣慰，而且，李陵之军可以分散单于兵力也能够为李广利建立功勋创造条件，便应允了李陵的要求，并命居延都尉路博德任强弩都尉，率五千精卒为李陵后援，随李陵军出征。

路博德是卫青和霍去病的亲信，如今又跟李广利来往密切，是极不愿做李陵后援的，可又不便明说，就找借口说现在秋高草盛，匈奴兵强马肥，不适宜进攻，可等秋后再进军。

汉武帝不允许延期，路博德依仗李广利之势，称病抗命不出。年轻的李陵无可奈何，只好先回到花城湖驻地，带领自己的五千士卒向漠北进发。

这种隐情，这其中的奥妙，当然不是一个小小的殄北城侯官所能知晓了！

在李陵到来的第二天，冀虞突然收到了顶头上司居延都尉路博德的私函，明令他五千增援士卒不许动用一兵一卒，无论李陵在前方发生什么情况。这让他目瞪口呆，百思不解，疑惑满怀，而且信函责令他看后即焚，更使他心神不定，烦躁不已。

李陵的军队从殄北城出发了。

李陵出发十数天后，在浚稽山一带遭遇了单于的精锐主力。

李陵沉着应战，重创单于之军。

李陵派副将陈步乐再次向朝廷报告寻找到单于主力之喜和作战情况，并且请求增派援军。朝廷上下喜气洋洋，皇上龙颜大悦，朝廷大臣争相宴请陈步乐。

李陵一边力战单于，一边派快马到殄北催问增援情况。



冀虞左右为难，如坐针毡。原定为李陵后援的五千士卒早已整装待发，但路博德密函严令他不准增援，他整夜整夜都无法入眠。

李陵接二连三派快马来请求后援军队增援。

冀虞派去的探马也不断来报，李陵和单于的战况越来越不利。

冀虞看着准备增援而又不能增援的五千骑兵，他的心在颤抖！他是军人，他想象得出李陵只率五千士卒力战数万精锐匈奴骑军的惨烈程度。

李陵每天都几次派快马催援。

但路博德下了死令，冀虞不敢贸然行事。

更让冀虞心惊的是连续有两天没有见到李陵派来快马，他派去的探马也没有消息，他就带着百名军士出城，想察看情况，知道究竟。

突然，前方土尘滚滚，原来是他派去的探马看见冀虞之后快马加鞭向他飞驰而来，后面是数百名奔逃而来的败卒。

他们带来了消息：由于没有援军，李陵所属五千士卒只有这四百余人还，其余全部壮烈殉国。李陵身负重伤，矢尽被擒。

冀虞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痛苦地抱着头，喃喃自语：“李将军，是我害了你啊！”

不久传来消息：李陵降了匈奴！

朝野震动，龙颜震怒！陈步乐自杀！

卫律看着李陵远去的背影，冷笑了一声……

漠北，匈奴临时王廷。

已经掌灯很长时间了，李陵拨了拨灯心，帐内顿时亮了好多。

帐壁上挂着一把宝剑，上面雕刻着团龙图案，那是伊秩邪老单于将汉朝皇帝围困白登时，汉朝送给匈奴的礼物。这剑自从单于赏赐给李陵以后，他还从来没有动过，今天突然有想舞舞剑的欲望和冲动。他也想为亲人作幅画。儿子纯真的笑脸，老母慈祥的脸孔，妻子那如花似玉的美丽面庞和含爱带怨、似嗔似喜的眼神，夜夜盘旋在他的心头，久久不去。如果能够亲手将亲人一一画下来挂在帐内随时观看，应该多少能慰藉自己的思亲之心。当年，妻子婉心就戏谑他“画虎竟成



猫，栖鸟永不飞”，真后悔啊，当初怎么就没有抽时间和婉心一起务习务习丹青呢！

突然帐外有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仔细一听原来是脚步声，心想一定又是蓝珠公主来访了，她可是只要李陵遛马回来就要来看望拜访的。他刚才还有点纳闷那蓝珠竟然这半日没有露面，正庆幸能够有半日的空闲清静清静，做做自己想做的事，看来是不行了。正想着，却看见卫律一挑门帘，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对他一作揖，说：“右校王，卫律打扰了！”

李陵有点意外，但还是连忙起身让座，一面思忖着他的来意，一面笑着说：“哪里的话！丁零王是单于最信任和器重的智囊，能光临寒舍，是我李陵的荣幸！”

“右校王过奖了，你才是大单于最欣赏的王爷，也是我卫律最羡慕之人啊！”卫律盯着李陵，话中有话地说。

“丁零王过谦了！在匈奴，谁人不知大单于对丁零王言听计从，宠幸荣耀在任何一个王爷之上。我李陵只不过是个穷途末路的败军之将而已，何羡之有！”李陵知道卫律生怕自己抢了他的宠，很忌讳自己，也清楚卫律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压制着反感应付着，只想快点打发走他。

卫律听李陵如此赞他，心里非常受用，捋了捋胡子，哈哈笑着说：“右校王此话倒也不假！不过，大单于对你的赏识和器重绝不亚于我卫律。你我现在既然都是匈奴王爷，就应该携手共图大业，在匈奴大显我汉人的韬略和过人才能，让那些骄纵狂傲的蛮夷王爷和匈奴贵族不敢小觑了我们，右校王你说对吗？”

“多谢丁零王对我李陵寄予的厚望，只是我李陵已经心如死灰，早已熄了功名之心，在匈奴也不过苟且聊度余生罢了！不想创什么大业，也没有什么韬略可展示！”李陵冷淡地说。

“右校王真是参透了黄老思想的精髓，无为而为，无为而无不为。不去争却什么都能如期而至啊，这正是我卫律所不及的。”卫律见话不投机，打着哈哈，顺着李陵的话恭维他。

“这只不过是丁零王对我过于高看罢了。我李陵只是一介武夫，一个粗人，哪里会参什么高深的黄老啊！哪里懂什么‘无为’和‘有为’！”李陵猜测着他的来意。

“这可不是我卫律恭维右校王，大单于对你的赏识姑且不说，拓拔公主蓝珠不也马上就要成为你的新娘了吗？她可是大单于的心尖子啊！她对右校王的爱慕和痴情，嗨，真是羡煞了所有的匈奴贵族年轻人啊！”卫律也斜着眼睛，笑看着李陵，意味深长地说。



李陵知道这才是卫律最上心之事，他不想和卫律纠缠，就实话实说：“亡妻尸骨未寒，我李陵怎么会这么快就迎娶新人呢？况且我已无再娶之心，大单于的赐婚李陵已经婉拒了。”

“可是那蓝珠公主对右校王可谓未见钟情，一见倾心，她对你的爱是铭在心刻在骨的，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蓝珠贵为公主，她是不会固执己见地寄情于我李陵的。”

“蓝珠公主是大单于最喜欢的公主，从小倍受宠爱，性格桀骜不驯，除了大单于谁都没有放在她的眼里。她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的冷漠和拒绝是她所想不到的，但她倔强的性格是为了爱可以豁出去一切的。而且，她已经这么做了。”卫律说到这儿，故意卖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李陵，观察他的反应。

李陵没有心绪和卫律周旋，就只干巴巴说了一句：“她能做什么？”

卫律看李陵不感兴趣，就明白他是真的不清楚。

卫律的心里愤愤的，酸酸的：从目前单于的态度来看，只要李陵在匈奴，肯定宠幸在我卫律之上，再加之这单于最喜欢的公主蓝珠对李陵又如此痴情迷恋，要想与李陵在匈奴争宠看来是很难的。咳，只好多留意李陵的一言一行，抓住把柄，相机行事了。如此想着，他微笑着说：“怎么，难道右校王真的不知道？蓝珠公主已经向单于请令带兵袭击殄北城，凯旋后就要请单于赐婚嫁与右校王。”

“那……单于答应了吗？”李陵听见要进攻殄北城，心里一惊，连忙问。

“单于怎么能拒绝这位姑奶奶呢？他派匈奴最能征善战的大将默门图和蓝珠一起出发，指挥战斗，黎旭随行，以做必要的垂询和顾问。”

“蓝珠公主现在何处？”李陵着急地问。

“大概快到殄北城了。哎，这蓝珠为了你右校王，不顾其金枝玉叶的尊贵之身，竟然以公主之尊自请军令，这在匈奴是闻所未闻的，右校王真是前生修得的福气啊！你就静候佳音吧！”

李陵听了卫律的话，心里震惊极了，也着急极了。怪不得蓝珠这么长时间没有露面，原来是这样。他没有理会卫律的嘲讽和揶揄，也来不及计较卫律的嫉妒和敌意，他的心已经飞向了那小小的殄北城。他知道那个黎旭为了讨好蓝珠公主，为了博得匈奴人对自己的刮目相看，一定会不遗余力竭尽自己所能帮助蓝珠的，这样，那小小的殄北城又怎么能够逃得过此劫呢？蓝珠有大单于的军令，有那可恶的黎旭帮助，看来殄北城是凶多吉少了！李陵一时有点慌乱。当初他在浚稽



山被单于数万精锐部队围困也没有这么慌乱过。

李陵很快就清醒过来了。他冲出大帐,纵身跳上马背,狠抽一鞭子,像箭一样向前射去。单于特派保卫李陵安全的两个侍卫,见李陵跨马疾驰而去,也连忙跨上坐骑,飞速追随李陵。这两个侍卫是王廷卫队中级别最高的,单于专门拨给李陵,让他们统率右校王卫队,这两个侍卫很清楚,这既是单于对李陵的恩宠,还有一个单于不言但彼此都心领神会的任务,那就是防止李陵归汉。

卫律慢腾腾地跨出帐门,看着李陵远去的背影,冷笑了一声。

李陵快马加鞭,恨不得立即飞到殄北城,阻止一次可怕的流血和屠杀。他就曾经在这条路上带着兵马豪情满怀地走过,那时他想的是踏平单于王廷,为大汉建立盖世功勋。可今天呢?他已经来不及过多地思索和感慨了,他知道只有自己尽快赶到,才有可能制止一场悲剧!可如果殄北城在他赶到之前已经被攻破呢?不过,他想蓝珠不可能那么快就得手,殄北城的防务是很坚固的。他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在心里祈祷,但愿殄北城不会那么轻易就失守。他太清楚生性好战残忍的匈奴士兵在攻破城池后会怎样的烧杀抢掠。

天,慢慢黑下来了。

呼吸着花城湖特有的空气,李陵想起了爷爷李广……

天,越来越黑了。

酒泉郡花城湖驻地。李陵在他的中军帐里兴奋而焦急地踱着步,不时驻足凝神,侧耳静听。大帐外面,夜风一次次或疾或缓地掠过湖边的芦苇,发出沙沙的响声。随着风声飘进大帐的还有花城湖湖水那特有的、甜甜的、夹杂一丝青草味的清香,李陵深深地、满满地吸了一口气,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心闲气定,焦急而躁动不安的心完全沉静下来了,他觉得自己的心平静得就如同在九月秋阳下静卧的花城湖湖水。呼吸着花城湖特有的空气,李陵想起了爷爷李广,爷爷总是让他学习水、感悟水,从中去参悟做人带兵的真谛。

李陵记得在他未成年时,爷爷李广就经常督察他的骑射。少年时的李陵骑马射箭已经非常出色,几乎箭无虚发,在京都人人皆知李广之孙李陵之名,盛传他秉承家族嫡传,擅长骑射,将来一定会是大汉的虎将,列土封侯肯定不在话下。李陵和好朋友霍光、上官桀除了在霍家私塾里习文读书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消耗在



李家校场上,相比较而言,李陵更喜欢在校场上射箭搏杀,在这一点上,他和自己的两个好朋友恰恰相反。

一次李广查看他的骑射课程,李陵英姿勃发,握弓搭箭,连发十箭,全部稳稳当当准确无误地射进了红色的靶心,全场一片喝彩声。李陵尽管尽量克制着,仍然掩饰不住流溢在脸上的得意之色,他等待着爷爷对他的褒扬和嘉奖,但李广的神情淡淡的,李陵正疑惑之时,李广突然抬手一指蓝天,说:“射这只鸟的头部。”李陵连忙抬头,一只大鸟正展翅飞翔,他毫不迟疑地边朝右后方侧身,边瞄准鸟的眼睛射出了自认为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一箭,他知道射鸟的眼睛难度最大,如果本领不过硬,不但射不到眼睛,甚至还会空中脱靶,受惊的鸟也会拼力飞到尽可能高的高空,射手将永远失去这次射击的机会。在李陵射击的同时,李广也对着天空发了一箭。那只鸟的身体一震,像一块石头一样从高空中栽下来,跌在校场边几十步远的草地上,霍光、上官桀和其他人连忙跑过去捡起大鸟,大鸟的眼睛上有两支箭,原来是李陵和李广的箭同时射中了鸟的眼睛,众人一愣,突然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霍光和上官桀高兴得紧紧抱住李陵摇着晃着,笑着闹着。李陵轻轻地咬着嘴唇,看着李广。李广没有理会众人的情绪和李陵自得期待的目光,径直走过来接过大鸟,仔细查看了一下,就指着两支箭,说:“陵儿过来!你看看哪支箭是你的?”李陵走过去一看,脸一下子唰地红了,低头对李广说:“孙儿知道了!”原来,虽然两支箭都射在了眼睛上,但李广的箭从两只眼睛呈直线穿过,李陵的箭从右眼射入之后,由于受李广之箭的阻挡,向左上方稍微偏斜了一点,这说明李陵的箭速比李广慢了一拍。

李广说道:“两敌对阵,贵在神速。射箭一定要做到准、狠、疾!这疾就是眼疾、手快,要做到心、眼、手合而为一,心到即要眼到、手到,心念动时,箭已离弦,只有这样才能面对强敌而先发制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你之所以箭头有一点斜,没有直穿鸟的两只眼睛,是因为你的箭头受到了我的箭身的阻力;我的箭之所以能够阻挡你的箭,是因为你搭箭出弦的速度比我慢了一瞬,就这一瞬,在战场上也许就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想要为我大汉扫平匈奴,要永保我李家在边关的英名,让匈奴人永远听见我李氏之名就闻风丧胆,孩子,还得好好下功夫啊!”

众人散尽后,李广拉李陵坐在身边,亲切地说:“陵儿,我经常给你说,要心静如水。你的骑马射箭确实堪称上乘,但是据我观察,你射箭时总是存有欲博得他人赞叹之心,射完后又总是面露自满自得之色。这不仅是骑射,也是带兵打仗的大忌。打仗时既不能有胆怯之意,也不能有轻敌骄人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心静如



水,容纳万象而不形于色。心思既要如同灵活的小鹿,又要缜密得好像一张细密的网。你呀,还是多去城东的未央湖走走,好好看一看,用心感受水性,领悟心静如水的道理。”

李陵从此更加勤奋,并且遵从爷爷教导,经常去未央湖。久而久之,未央湖成了除过校场之外他最喜欢的流连之所。李陵也慢慢领悟到了爷爷李广让他到湖边感受水性的良苦用心。的确,一个人拥有水一样的心境,就可以和未央湖水一样对任何变化都波澜不惊,泰然处之,得意时不忘形,落魄时不自弃。李陵慢慢地达到了爷爷说的“心思既要如同灵活的小鹿,又要缜密得好像一张细密的网”的境界。他的骑射之术炉火纯青,从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封骑都尉,年仅二十就率领五千军卒常年驻守河西重地酒泉郡郡和张掖郡。

李陵选择花城湖作为驻地,一则是因为这湖水总让他想起长安城东的未央湖和爷爷的教诲,可以让他的心在纷杂的世俗中由于湖水的浸润变得平静而睿智,一则是在这地方驻军,背山靠水,宜攻宜守,而且花城湖一带水草丰美,地势开阔,地形复杂,确实是驻军的理想之地。

想起往事,想起爷爷,再想想这一湖水,李陵的心完全平静了。他用细碎的牙咬了咬嘴唇,轻轻吁了一口气,他的脸上甚至有一丝恬然的笑意。

“报!”一声响亮而悠长的报告打断了李陵的思绪,他收敛心神,看见亲兵已经大踏步跨进大帐,单膝跪地,对李陵说,“报告骑都尉大人,据一路探马报告,我军的饵军已经吸引匈奴军进行追击。”

李陵轻轻攥了攥拳头,问:“饵军的行动没有破绽吧?有没有引起匈奴军的怀疑?”

“没有引起匈奴军的任何怀疑,请大人放心!”亲兵自信而沉稳地回答,“副将韩大人完全按大人您的吩咐谨慎行军,弟兄们且战且退,匈奴军已经快要进入我军的伏击圈了。”

“这就好!那匈奴右贤王身经百战老奸巨滑,我军稍有疏漏,就会前功尽弃。”李陵丝毫没有松懈之心,他对亲兵挥挥手,“命探马继续探察,只要匈奴军的后尾进入伏击圈,就命令两翼马上合围,形成夹击之势。”

“是!”亲兵响亮地答了一声,转身疾步出了大帐。

李陵想起爷爷一生与匈奴作战上百场,但总是与幸运之神失之交臂,如果这次能够生擒匈奴右贤王,那将是震撼朝野的巨大军功,既可了却他老人家生前未遂的宏愿,告慰其在天之灵,也没有辜负大汉天子对自己的殷切期待和无上的恩



情。

听令：即刻在九曲峡谷的出口处布好弩阵！

“报！二路探马报告，匈奴中军已经全部进入我军的伏击圈九曲峡谷，左翼和右翼两位参军已经率领军队形成合围之势，切断了匈奴军的退路。”亲兵再次进帐报告。

李陵从椅子上双手一撑站了起来，目光炯炯有神，紧盯着亲兵，问：“是否留了小股匈奴军在伏击圈外？”

“一切都按大人的吩咐按原计划实行，没有任何差池。因为留了小股匈奴军在伏击圈外，所以匈奴军以为遇到了我大军的阻击，只是拼命向前冲，想要逃脱。一切都在大人的运筹之中。”

“好！”李陵重重地说了一个好字，然后回身坐在椅子上，胸有成竹地说，“中军参军听令，即刻带领部众抄小道在九曲峡谷的出口处布好弩阵，一切听我的号令行事。”

中军参军领令而去，李陵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连忙叫住打算退出帐外的亲兵，问：“韩副将的饵军行迹怎样？”

“饵军已经安全摆脱匈奴军，绕近道大概快到下一个目的地了。”

“好，我李陵要让他匈奴人最后才知道真正的伏击到底在哪里。”李陵说着，用坚毅的目光扫了众人一圈，说完后，用力一挥手说，“走！”率先出了大帐。

李陵勒马站在夜色中一动不动，他一直在凝神静听着，仿佛凝固了一般，只有一对点漆一般的眼睛在火把的映衬下闪着亮晶晶的光。

从峡谷的远处隐隐传来马蹄声和轻微的嘈杂声，李陵攥了攥手心，手心里有汗，凉津津的。他有点担心韩延年是否能够及时赶到目的地，如果人马再充足一点的话，还可以另外增派一支人马承担这一任务，那样就绝对万无一失了。不过，他相信韩延年的能力，这样想他的心里又变轻松了。

李陵的心里有一点微澜，这微澜来自于刚才布好的弩阵。弩是汉朝特有而匈奴缺少的一种强弓硬箭，它射程远，劲道足，杀伤力大，李陵的爷爷李广老将军就以擅长使用强弩而闻名于汉匈。李广在世时就开始研究训练弩阵，只可惜没有机



会把弩阵运用于实战就撒手人寰。李陵在李广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求训练,已经训练成功弩阵阵法,这次就是想用弩阵在最后的环节上给匈奴以致命的打击,这也是弩阵第一次真正运用于实战。

李陵在黑夜中向湖的方向看看,想起花城湖的水,他心里的微澜完全平息了,只是静听着峡谷里的动静。

突然从峡谷的深处传来闷雷一般的一声巨响,紧接着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巨大流水声,以及杂乱的鬼哭狼嚎般的人喊马嘶声。李陵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紧攥着的双手也慢慢松开了。韩延年果然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伏击战的两大任务,一切都按计划顺利地进展着,李陵的脸上更加坚毅清朗了。汉军的队伍尽管由于李陵平时治军极严仍然保持着肃静,但整个队伍中弥漫着一种振奋人心的气息。

随着一阵马蹄声,一名探马由远及近急速向李陵驰来,翻身下马,喘息着对李陵说:“报告骑都尉大人,副将韩大人在匈奴主力军到达九曲峡谷红山岩时,掘堤放水,淹死匈奴军卒无数。匈奴此时已经溃不成军,匈奴右贤王组织士卒,从红山岩正全力向出口奔逃。”

李陵听完后,一声未吭,只是挥挥手让探马退下。他的眼睛就好像两团燃烧的火焰,熠熠生辉,所有的汉军都集中精力,他们知道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

李陵下令:“强弩手准备战斗!”

中军参军一挥令旗,强弩手们迅疾张弦上弩。

训练有素的军队早就按计划布好弩阵,只待射击了。虎喷弓强弩手排在最前列,依次是雕弓强弩手和角弓强弩手。战斗一旦开始,虎喷弓强弩手首先发弩射击,射击完毕后迅速下蹲上弩;列在第二的雕弓强弩手射击、下蹲上弩;第三组角弓强弩手接着射击。如此循环不断,连续发弩,箭矢如雨,任何强敌也难以抵挡。

匈奴军队人喊马嘶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李陵在心里默默计算着匈奴军与汉军的距离。

1000米!

800米!

600米!

500米!

400米!

300米!

李陵在心里暗叫了一声“好”,这是汉军的强弩能够达到的最远射程,而匈奴

